味辟齋文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五)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五

序

兩漢書選序

余所選古文自左國以及六朝示同會諸人僉謀刻之以公同好而重其費或曰盍以漸乎曰更事何先曰其兩漢乎夫文繇兩漢而上之代高於一代繇兩漢而下之代卑於一代至今之所讀時文無慮數十百篇時文不必博學也遞相剿襲而青紫可得自非天性高明有志者以爲學在於是往往驕矜副墨此所關於士風世道甚大至於文體之日壞不必言也夫飫肥薰之味者食太羹而吐棄習淫哇之音者聽綠水而不欣士將立朝試觀漢人之奏疏何如哉若不知其美者則不可醫也已矣

嘉祐集選序

隆慶丁卯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往覲之康對山公之子康靈壽崧時爲諸生對山狀元之有名者也靈壽爲余言先君未第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卽覓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爲識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覽羣書原本爲相知借去不還以至於今余七十有二矣兒淸衡以是集請

余評騭之流覽一過乃知老泉於聖人之道概未有覩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爲文學戰國策士之捭闔從橫而解悟未徹如諫論謂龍逢比干無蘇秦張儀之術及兵家不可用間皆近於思然明論上田樞密諸篇皆致佳爲舉業者稍得其機鋒卽可以爲棘圍之儀秦矣余因是而知人之宜讀書也余以讀書不輟所見乃進於少時不然則七十與十八等耳此孔子所以有後生可畏不足畏之說也客請刻所選以傳乃併刻其一二未選者欲後學知老泉之所造文章之利病焉

離騷經訂註序

屈子以神妙殊絕之才處鬱邑無聊之極肆爲文章以騁志蕩懷出入古今翾翔雲霧恍惚杳茫變化無端匪常情之攸測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實剖泮以來所未有之文也司馬子長天才侔於屈子而憤世疾俗之意異代一揆故爲之立傳敍次其事纔及數行不勝愴惘輒爲論議又復敍次未幾復論議焉且泣且訴且唱且嘆子長以前作史者亦無此體也要之世有屈子乃能爲離騷爲屈子傳必以子長之文亦惟子長乃能傳屈子耳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頗集文繹而值文章極衰之會操觚者人人好奇強非其質每至絕不似物而平正者又爲有司所斥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刻之而於王逸所註稍加刪改名曰訂註使學者人讀萬過令不思而誦於口寤寐而悅於心爲文不摸擬而得其似則亦可以動有司取青紫矣蓋人有好異味者食猴羹而稱雋彼未嘗食之也若醢龍以進則亦必好之矣彼亦未嘗食之

也。

毛詩類鈔序

余手鈔毛詩者至再。稍有所窺。略取前人註疏。間亦自附一二語。茲復以類相從。首夫婦。次父子、兄弟、君臣、朋友、治道、世運。而以隱逸終焉。用便披涉。無所補益於經也。惟以詩雅頌屬之天子。風屬之列國。關雎。文王之詩也。猶稱風焉。則其未爲天子時詩也。魯國獨無風。齊魯皆文學之邦。豈其齊有詩而魯獨無。顧有頌云。其臣請於周天子。而爲之者也。周自東遷之後。且降而爲風矣。而魯獨不然。此殆不可曉也。余所鈔。遂降魯頌於風。或曰。孔子以爲頌而風之。不亦僭乎。夫魯則僭耳。孔子魯人也。故不敢列於風。余於魯何不敢焉。

重刻祥刑要覽序

祥刑要覽。不知誰氏所爲。要之必仁人也。其必天地鬼神之所護衛。其子孫必有興者也。何其重民命之甚。而體人情之周也。夫吾與小民共生天地之間。皆人也。吾見蠆而恐其螫。見棘而恐其刺。何乃輕以刑加之於民。彼獨非皮膚不痛。楚耶。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其人姦惡犯法。人共惡之。懲之以刑。善人聞之。無不歡喜。惡人聞之。無不畏懼。此乃無惡於刑耳。乃殘忍之人。不用之以懲惡。而用之以示威。有天性好打者。退食之外。無時不打。又聽訟惟憑己見。不許辯明。每每打人之嘴。甚至常刑之外。百計爲虐。此

其人不仁甚矣。天地鬼神豈有不怒。子孫豈有如人者乎。是書余向見而愛之。今年秋。蔡宏甫以所刻示余。稍爲之評。宏甫增夜間不打一條。余增清晨不打一條。又作祥刑箴一首。輒刻之以徧傳海內之仁人焉。

刻花草粹編序

天地間皆文也。散於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宣之於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爲三百篇。其次以爲漢魏。其次以爲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爲宋詞元曲。皆有與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三百篇也。而況其上者乎。世所傳花閒集。草堂詩餘。朗陵陳晦伯少之。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名曰花草粹編。卽未可盡然。亦可謂富矣。余司理汝南時。數過晦伯。晦伯頹然長者。平生惟讀書。日辨色起。手一編。至暮卽寢。不燭。專纂輯鉤攷。不甚著作。絕不詩。酒腸甚大。遇敵輒呼巨觥。不爲令。又不喜歌曲。是以所取詞不必工。且有出韻者。今年夏。余流覽一過。稍有所點定。吳昌期見而嫻焉。曰是刻諸朗陵。未廣也。請余序。將令其子貞復之江南翻刻之。余輒書以付之。今林下多讀書者。或亦有涉乎此以消永日云爾。

教家二書序

人之生。自吮乳擁褓時。飽暖之欲。固已不學而同然矣。及智慮漸開。則利欲漸侈。理義之性。汩沒於其中。

非有教誨以覺寤之則與禽獸無異夫教誨覺寤者必於童蒙之時此父兄之責也顧非所望於凡民則士大夫之責也世道衰微士大夫恆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其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爲文章成士大夫而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之家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而不聞理義之言不幸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溥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而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則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得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如蛾娘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於開蒙矣然所稱引古之聖賢列女非初學所知余與吳昌期王義華二君繙閱羣書具列其事而於女兒經仍被以俗語令人人可解合而刻之曰教家二書昔孔子與子路論成人豈非以其時鮮成人哉至語今之成人首之以見利思義則世之以飽暖爲人自春秋已然矣今天下尤鮮成人尤鮮賢女子其敗壞從士大夫始天地之所生人自爲人奈何混於禽獸有能讀二書而明其所言之意法其所引之人即不必爲士大夫可也即不必博羣書可也夫爲賢士大夫豈不有益於天下而正苦其甘爲不肖而害天下也博羣書豈不有益於身心而正苦其不爲身心徒以求飽暖也誠欲以爲身心則此二書者可以當十三經矣

高邑縣志序

古者天下用封建。列國皆有史。國裂而爲郡邑。夫邑專國稱。國專史稱。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所以述往詔來。必不可挈之與也。合而爲史。散而爲志。志也者。史之所取材也。故志不可無也。合則尙要。散則尙詳。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是猶家者不知其家。故志不可無也。今天下尤好文。郡邑幾無無志者。然志難。夫志其長吏與士大夫。往往藉以相佞。則又過矣。吾邑故有志。然與無志同。何則。不管略無論不文。邑大夫金公。暮月政舉。乃以志謀之學博韋君。稍稍草創。公乃大肆搜討。運以雅筆。始於乙未八月。越明年六月告成。於是一邑之事。爛然有第。蓋邑始爲有志矣。大夫屬余爲序。夫史之作何也。爲天下國家慮也。志之作也。亦爲郡若邑慮也。其大者若紀天文。非慮干陰陽乎。紀地產。非慮竭物寶乎。紀往行。非慮憎法戒乎。紀謠俗。非慮日壞而不可返乎。吾邑卽吾所睹記。二十年之間。事事都殊。往五風十雨。城內有魚贏。今旱過於湯。或麥潤卽穀乾。無全稔之年矣。往雖無畜積。汔可無饑。今枵腹者衆。無論窶人。有田者賤糶不售。至訟於官。邑以西地高。尤不能旱。屋椽多爲薪矣。而是時天下皆尙侈。吳越之錦綺。競爲新巧。力能稱責者。必服之而後已。婦人皆高冠長衣。從朴求豔。從豔求妖。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及一切飲食徵逐之費。大抵求一旦之嬾快。不暇問明日。邑之人力不能及。視他邑爲儉。然一人一年之費。倍於向時矣。又邑小而僻。運來乃以悍聞。長吏每曰難治。然自閭閻視之無難也。而上以爲難。故誠難哉。邑之抗敝澆漓。見於今日。長人者所以爲吾邑慮。及吾邑之所以自爲慮。亦惟今日不可後也。余林居惰窳。不能設一

詞於志。幸吾邑之得公而志也。乃著公立言之意。以告邑之人。明區區桑梓之念云爾。

闡幽錄序

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氣恆伸也。天下之所以危亂者。君子之氣恆鬱也。萬厤壬辰以後。君子之氣漸鬱。至丙辰丁巳而極矣。今上以神聖嗣統。拔耿介而刊妖倖。鬱氣稍伸。而堂廉萬里。論思者不得盡效其忠。代言者不得悉舉其職。於是君子之氣不必皆伸。而近日乃有徐司封之事。司封剛心叡識。毅於棟柱。其爲諸君子以忠鯁廢死者。力求卹錄。尤爲甚厚事。一百十人皆得俞旨。而以薛君采考功年遠爲濫。乞貶官。政府救之不得。冢宰救之不得。余與同僚曹君鄭君救之不得。吏垣及臺中諸君合疏救之不得。此事非干乘輿批逆鱗。不知何以至此。嗟乎嗟乎。命也。君子之宜退也。同志者相對優也喙也而已矣。更何言哉。司封已辭朝出國門。而天雨晝夜不休。屋溜庭溢。望闕庭而不見。懷往路而躑躅。此亦古今之至鬱也。斯人也。非君子也耶。非剖心折肝爲國家者耶。而乃如此也。嗟乎嗟乎。今上堯舜也。閶闔九重。幽蔀難以盡通。精誠未至。無能感格。可奈何哉。不見夫近之陳乞者乎。議藩封。撼國本者有卹。受簡珠。市疆土者有卹。此類尚有之。而視社稷綱常爲性命。死而不悔之薛考功無澤。建若議者何如哉。而慕義無窮。表章枯骨。以勸忠孝之徐司封有罪。此亦天地之有憾也。或見余之侘傺也。曰。救之而得固佳。卽不得。司封之名章。未爲不佳也。余曰。人臣爲所可爲。如饑食渴飲耳。而偶被摧折。卽榮名歸之。至謂不癡不狂名不

章此豈忠臣之用心哉徐司封之事一百十人錯愕於地下有宦君子相顧而無色夫陰陽互爲消長陽長則陰駸消陽消則陰駸長今天下陰氣駸長矣是君子道消之徵也謂宜培之而更斧之豈國家之福哉夫考功諸賢之事司封曾一一質之於余燕其疑矣而乃獨得罪余何以爲人數哉聊書此語以攄孤憤於穹蒼冀聖朝之感悟云爾

明十二家詩選序

古有之詩以道性情天地萬物莫不有性情焉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者其惟詩乎自昔詩人之才與其所養懸絕無等乃其言天地而天地言鬼神而鬼神言山川而山川言草木而草木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堂言閨閣而閨閣舉相似也變化無端而歸之於溫柔敦厚舉相似也故薦揚雄者以爲似相如雄之賦自以艱深勝耳安得相如之綽約神妙顧其所相似者自在也且既有似也則亦有適譬之樂聲太鉅太細太高太下太清太濁皆爲弗諧不可聽也故昔人之詩有格卑而傳有淺而傳有險而傳則其似與適猶存焉耳弗似弗適雖高才博學弗傳也懋忠撫晉三年吏逸民闐邊境靜謐乃取我明之詩徧閱之取十二家集託其鄉先生肖山何公龍池王公元易張公選之而懋忠屬其去取既成左使萬涵臺公梓之以傳蓋先懋忠而選者亦有十二家以唐有十二家詩云與今姓名頗異夫唐十二家皆已傳選之爲易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其傳與否未有定論也即近所稱七子者人未必盡服盧柟雄豔

詭特。庶幾雅頌之博徒。不在七子中。則七子者亦未能自爲定論也。懋忠兄弟俱少。而以詩名。三公者又皆以詩名。而參伍去取之。十二子者詩人人殊。而懋忠取之牝牡驪黃之外。卽七子之中。舍其四而取盧枏。其見卓矣。諸子之論。其自茲定乎。懋忠直聲嘉績。鬱爲時棟。非藉著述不朽。而安攘之務。不廢稱詩。信其才之有餘哉。抑亦有所感槩嘅憑而託之以散懷耶。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余是以竊意之耳。夫人能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於天地萬物。則其進退何所不可。是故不徒用世也者。眞能用世者也。不徒爲詩也者。眞能爲詩者也。惟懋忠有之哉。

上醫本草序

人知大病之不易愈。而不知大病之不易得也。方其邪萌於皮毛之間。而不覺也。至乎腠理。則覺矣。而以其無痛楚。不爲意。以至入於臟腑。廑於腸胃。而猶有強忍不以語人者。是必欲大病者也。而病安能違之。當此時而後用藥。又欲速效。必不可幾矣。以藥之不效也。曰是不對病。易之不效。又易之。數易而不效。則其所易必有對者矣。是以不對易對者也。是以不愈。用藥多。不無損脾胃。脾胃損。則飲食不化。安能用藥。則有付之無可奈何者矣。余何以知之。余自丙辰冬而病。丁巳大病。緜連至於戊午之秋。遂不能用藥。而第取李氏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所載穀蔬肴核之類。擇其有益者用之。隨宜而加損之。忌其無益者。至庚申春夏之間而大愈。乃知飲食之於養生大矣。治之未病。在乎節飲食。余大病之後。猶能不病。而況能

早服乎語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非言醫可廢也養之不善以至於有病而後治之則不能無得失不若其仍養之也清心寡欲而復能節飲食苟非膏肓之患皆可浸平然則治於未病者其不病可知矣斯其所得豈惟中醫而已即上醫何加焉乃稍稍比輯其要及方之易簡者名曰上醫本草其所引諸書亦間采之以資虞玩惄於思慮未暇祓飾厥文也

大學中庸正說序

論語者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爲書以大學中庸名大學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書之大旨具矣初學率苦二書之難通而尤以中庸爲難夫大者反易庸者反難二賢豈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語文字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猶厥之與其旂之與之也且以二書之首章言之明德則天命之性也率之而爲道不待言矣新民則修道之教也愼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余少時先大夫命之習淺說至於今三四十年矣而世道大變士皆喜爲異說欲高出前輩之上且浸淫於佛老之說余甚懼焉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然往時風氣渾樸學士家於聖賢之書僅求通曉未甚精覈其解多在廊廡之間鮮窺突奧余乃以淺說爲主參以近日名家之說會稡折衷晝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然自謂不害其爲同他日視之殆有可以解頤令兒輩習之知吾道之滋腴無

窮無庸求異爲也。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余往者以爲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世之講學者皆謂事親宜孝事長宜弟者也孰云不宜孝弟者乎己丑之春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講學問之曰何修爲而可爲聖賢乎先生曰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何用修爲余應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即爲侯王若曰吾安得此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與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學余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爲聖賢若此之易也若鳥之出於籠而免觸隅之拘見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爲比既而出闈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讀之日與先生談時過先生先生他出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乃稍知其旨趣讀諸子之書乃能辨其是非則感楊先生已余狂易之疾而還其知覺願以公之同志者然其人殊難得余誦習羅先生之書既久錄其直截簡易者張茂倩氏見而好之屬王義華氏手書鏤板以傳茂倩命序於余余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罪人也夫學不必講也則夫子曰修德徙義而改不善亦足以爲學矣而必曰講學何也講學者與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爲讀書者語之以爾即聖賢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輕自待輕則何所不爲居爲地慝仕爲國蠹從此生矣故孟子當戰國之時諸侯爭殺人而孟子闢楊墨不休斯亦甚闢於

事情。不知人不知學。則謂之無士。無士則無吏。雖虎狼噉盡。不足怪也。得一有道之人。足以救一世之人矣。余以是爲同志者望焉。

聖學啟關臆說序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啟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人。越數日。龍直指乃出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嘆曰。毅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而已。既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吏。不過簿書期會之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搉之。三公乃能講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爲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翼往覺來。一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益自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子悌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繇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爲

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髽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則言語名目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則天命卽性也性卽道也性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卽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孰無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卽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知此而講之不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人不欲爲人而孰能強之萬公正己愛人既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卽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北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而厲聖賢之憂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余不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聒記序

天下之亂亂於容惡容惡者寬身保富貴之術也人皆自容其惡慮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惡自容而惡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惡日多惡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見容此孟子所謂率獸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亂蓋余讀歐新錢先生之龜記而忾然以懼已復洒然以快也其中精微要眇之道非余之鄙淺所能窺第觀其所簡身克己者毫芒之過不自寬也幽隱之私不自匿也舉世之所謂無傷而諱言有欲而假託者不靡逃以自便也譬之猶醫方然久病之人視之一一皆其身之所有留之不藥大命將泛余之謂也余能無感先生之起我乎先生之子梅谷侍御以龜記來是時夏月余竟日讀之固亦有余之所欲言而先生已言之者亦有余所不敢言而先生言之者先生言之而余乃敢言孔子之言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如是者非一而轍衰列國車不停軌何乃與其言刺謬也余第以孔子所言乃學者之事不可以例大聖人彼固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且非獨此也聖門之徒三千皆四海九州之人所至得一二有志者與之講學俾爲善人君子亦參贊化育之事也當時隱士中惟儀封人自知聖人自知故隱知聖人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坐一室而振木鐸聞者幾人先生曰攷史記世家孔子始以昭公之亂既而以季桓子之專周流列國蓋非得已不然舍宗國而干他人將以行道豈其本心余見未及此也夫孔子之講學其徒至於三千未必皆賢然以大聖人爲依歸當亦無甚不肖後世士大夫里居者效其所爲鮮有不囊橐鼓佞往往操戈入室故學聖人者師其意無飾其迹守其道無藉其資爲其所可能無擾其

所未至乃善學聖人者也此士人之大節天下治亂之所關講學者先講乎此而後求其精微要眇者可也則所謂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擊鐘哉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繇郎署而爲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爲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憩天甯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留余亦不復留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爲序先是安節吳公曾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於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即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甯寺一見之知之眞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干言不諱犯宮鄰金虎之勢遠戍夜郎幸而生還淹歷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爲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於太空而動緣於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涸古既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節爲名高謂爲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稱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卽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

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惘惘懇懇乎其引人於善也。今上沖年踐阼。正如神宗乃中外多故。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平。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爲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德。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爲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采。興而爲雲。爲卿。爲喬。倏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存眞。眞也者。神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冗坌集。會有事於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後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之矣。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嘆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

弈者不涉棊局而談弈非惟必不能弈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眞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元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元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卽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元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辨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憍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眞能學聖人者也是眞能爲君子者也是眞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修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眞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瓏瓏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浮雲子山居稿序

今人之言曰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此贅言也夫三人同行卽有善惡況不止三人今曰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講學者皆君子耶猶曰建言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建言者皆君子耶故曰此贅言也當今若于元時先生者其可謂非君子耶則天下無君子矣先生面不能爲姝骨不能爲媚口不能爲諛其好善惡惡皆甚余壬辰見先生於京師嚴事之蓋先生之壻曰姜仲文者故與余善以是知先生深先生爲禮曹時東宮久不立上疏以請而太倉更欲五王並封上疏爭之二者皆係社稷安危與政府意倒而科舉事又發政府之私先生立朝如草之有芒而余又爲先生之累貶官以去先是癸巳之役余以迂謬失政府意貶而先生與其僚陳公泰來張公納陛顧公允成及戶曹賈公巖余門生薛太學敷教高行人攀龍皆上疏救之而冢宰御史大夫諸大臣俱有疏太倉新建慈谿大怒余遂削籍與諸公皆成黨錮先生自幼而講聖賢之學至是吳下羣賢顧叔時史際明輩皆家居文會盛集先生出則講學入則讀書時而抒情紀物摛之而爲文韻之而爲詩一主於明聖學扶世道憂國家憫時事語及古今之忠孝直方則忻慕形於翰采語及古今之凶邪讒佞則譏刺溢於詞鋒其持論皆依於孔孟絕不爲空虛怪誕之談率發揮其所躬行傾吐其所解悟而莊重和雅卽聆其聲響而知爲君子無疑也往者余之初歸也有以書規太倉者太倉答曰考功爲于陳所賣謂先生與陳公泰來當其時先生與陳公皆久資先生將升京卿皆以余貶而曰賣余此在贅言之外不知其何言也先生一斥至今不用以是著作多其所講孔孟之

學已若視日月指江河矣其好善已顯之矣其惡惡已貶之矣位之顯孰與人之顯也官之貶孰與人之貶也繇斯以談先生未嘗不得志也先生之成進士晚而林居久然其精力尙健余嘗贊其象以人不能摧天不能老世人其猶用之耶其遂棄不用耶先生之集自名浮雲子山居稿嗟嗟世人其如浮雲何

中山學約序

古之講學者始於堯之執中未言其所以執也至舜而益之惟精惟一皆未言其爲學至傅說而後言學孔子之論語講學之書也其所言雖多要不外於精一之旨固未嘗揭一二字以爲入學之門戶也近代之儒者始有之夫論語之書不輕言道道屬於天學屬於人學志於道其所學者皆日用飮食之事久之而後可幾於道夫亦惟顏曾之徒得之其他有終身學而不知道者然道在其中矣故夫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若下學者人人上達則皆大聖大賢矣然則學者亦遵聖賢之遺訓而防簡於身心之間沈潛體究以俟時至而自悟耳若夙無涵養而寄之以直透性體不假修習遂能目下領會終身無過則夫子之聖尙言三畏九思擇友改過亦好勞甚矣夫學以盡性謂之無所增益則可安得云無所修習乎乍聽之則可喜而徐繹之則甚謬蓋釋氏之邪說而昧者竊之以爲至寶者也蔡中山之學約海內傳誦久矣過我鄙上屬爲之序中山之言大抵出於孔子而無近日諸人之說其識卓矣夫約也者約束也約要也爲學以自約束久之而得其約要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入門而授之以約則無所用學與說

矣。余因中山之請。聊抒所見。與同志共商之。

竹雪亭集序

治天下者。予人以魁柄。俾之悉所欲爲。變亂黑白。無敢誰何。以鬱窒天下之氣。此敗亡之術也。而以此尊寵人。可乎哉。芻蕘之人。蒙尊寵於上。而以敗亡之術報之。可乎哉。姑言其從吾游者。身任司直。露章言有司之無狀。而不許左遷其鄉。此出何典。而銓曹爲溺職鄉舉直指疑銓曹之敖已。而誣其受賕。勘得其情。而猶譴之。若曰不使直指有虛語。如此類已大可駭。至馬元甫。則遂以大計被斥。元甫爲廬州司理。品騭諸郡之吏治。直指使者賴之。簡良黜墨。以安民生。明刑惟允。江北諸郡之民。皆偵其行縣之所至。大讎大冤。無遠近。皆欲見元甫而愬之。無不敬若神明。親若父母。愛若芝蘭。元甫顏氣清凜。發言直切。即有欲私干者。見之。其意自沮。與人交際。不過茗艼腊葛。即爲膰。海公瑞號爲苦節。聞元甫之名而重之。司理六年。以無根柢僅轉刑曹。俄而改儀曹。出爲江西督學。三月以憂去。大計遂被斥。不知以何官斥也。其司理絕有聲。禮刑皆閑。曹督學僅三月耳。江西之士大夫。清議甚重。其賢者皆稱元甫賢。士子皆心服之。當事之說曰。假仁假義。宜斥。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可勝誅乎。仁者愛之義者正人。既歷歷有狀矣。而曰爾假也。眞假存乎心。不可出以示人。是使爲仁義者噤而受禍。終無可告語。豈不恫哉。元甫之爲刑曹也。涇陽李公爲御史大夫。素重之。前此大計。李公數與元甫促膝談。有司之賢不肖。而余友鄒孚如爲考功郎。又時

從元甫問大計事，於是臺省忌其侵權，墨吏恨其深察，而江西直指以贓被劾李公薦元甫覆按之無所隱，直指竟適戍蒿焚而艾嘆。此元甫之所以不免也。大計所斥，不得復起，有如元甫者在其中。今天下之賢者，無不爲元甫稱冤者也。操魁柄者固宜若是耶。元甫志銳而氣雄，余甚慮其不能堪，而元甫閉關謝客，類愁苦者，然讀書味道，時而獨往，游邨園之中，俯清波，憩茂林，觀雲鳥，逍然甚樂也。與至則爲詩文，其爲詩文，非惟不隨時人塗說，亦不模擬前賢，其境有所獨詣，其識有所獨得，而瑩澈軼塵之氣，睹之使毛髮俱清，慷慨切俗之言，誦之使人神色俱爽。想其澄神專思，嗒焉遺其形，而遊於六合之外，萬物之表，入於至細之中，微茫不可測識，形容之域，忽焉而從天墜，從地出，從旁來，從虛無中生，緜緜乎其有端也，液液乎其漸以解也，總總乎其成章也，翩翩乎其雲拂而霞舒也。當此時，覺天地改觀，日月生色，隻字片言，不可爲價，獨樂獨笑，獨歌獨舞，何物足以喻之哉。流俗之人，自以患得失，謂天下人豈有不患得失者，故每擠排豪傑之士，使在邱壑，意其愁苦無俚，不知既名豪傑，安得愁苦，所可恨者，國家以魁柄假人，而用之以驅除豪傑，徒爲讎者所快耳。於元甫何傷哉。元甫之詩文名竹雪亭集，夫以竹雪名其亭，卽元甫之爲人可想也，而其詩文可知也。

周元合文集序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爲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

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爲舉業入貲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有讒之於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既而元合以其文集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即有之恆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即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阬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剿襲鄙淺之文凡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辯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皓首寒窗老而後已故秦以焚書阬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於其中日以迂腐趦趄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徵妙玄通俶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於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與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於古法非以擬議至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通人得

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於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於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繇其巫蠱。嗟乎。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黍民菌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正心會選文序

余以讀書靜坐之暇。選近科時文以示諸生。聊據所見。搜羅非廣也。又非敢云九變復貫也。今之文盛矣。識超者或不合經義。詞勝者或遠於時制。余不敢取也。吳昌期令其子貞復刻之江南郡城諸君子。請先刻之以便諸士誦習。而屬余爲序。夫爲文者皆好奇。余非獨惡奇也。奇與正對。奇而離於正。則邪也。正而不奇。則迂也。豈惟文哉。古之聖賢。孰非正人。孰非奇人。然其人皆無異於常人。舜在深山。鹿豕不驚。孔於鄉黨。恂恂吶吶。不見其奇。奇之至也。假使譎觚焉而以爲異。矯亢焉而以爲高。刻峭焉而以爲俊。佚宕焉而以爲豪。殘忍焉而以爲雄。此皆奇之類也。離於正矣。君子不道也。是故子思之所爲書。名曰中庸。庸也者。常也。離於常則爲怪。怪則爲妖。衣服之怪。識徵之君子憂之。況生於心而害政事者哉。夫燕趙之人。自

古少文。其文率正大明白如其人。今亦隨俗爲邪僻。不類燕趙之產矣。世道人心之壞。此其章章者也。余不自量。而以正文體爲已任。故從昌期之請。刻之江南。然固宜自吾鄉始也。

葉相公時藝序

文各有體。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時藝言。古無此體也。然主於明白純正。發明經書之旨。亦足以端士習。天下之太平繇之。前輩如王薛唐瞿諸公。皆高才博學。能古文詞。而其所爲皆時藝也。斯事雖細。孟子不曰生於其心乎。且進士之科目重。公卿大夫皆從此出。所關於士風世運大矣。嘉隆之間。文體日變。然不失爲時藝。浸淫至於今日。率皆以頗僻幽眇之見。託之乎經書之言。而其詞非經書也。又非左國史漢韓歐三蘇之詞也。一切佛老異端稗官野史。邱里之常談。吏胥之文移。皆取之以快其筆鋒。而騁其詞力。如颶風之起。捲草樹飛砂礫。拂覆天宇。不見日月。而以爲奇觀。時藝古文。都無所似。士大夫奈何作此以取富貴。此天下之亂所以越至於今也。余從山中來。葉公數與語。一日及時藝。相與喟然歎息。因出一帙示余曰。此作之綸扉。以教余孫者也。公詩文妙天下。降格而爲之。四公之作。質而文。正而奇。昔日之時藝也。猶古文也。公之作。文而質。奇而正。此日之時藝也。猶四公之文也。昔人言杜詩猶史記。可與知者道也。此豈不足以取高第哉。皆之高第也。何不依於大雅。而用黃毛外道爲。士習之不正。如此公居綸扉而爲舉子之藝。蓋憂之深也。夫救世者。必得衆同心而後可。今風俗已成。言正文體者。其文體固未必正。將誰使正

之馬劬思侍御督學畿輔刻公之文以式多士屬余爲之序燕趙之間自古少文文體之邪不能若南方之甚然正之宜自畿輔始明年復當大比天下之治亂決於此矣侍御賢者豈不能爲歐陽永叔哉

張緯典時義序 代

天下自上古之至人眞人以至於今之人自上古渾噩醇雅之文以至於今之所謂時文猶播丸於高山之上轉而之下不至於深澗絕壑不止也以今之文取今之人而用之以治天下欲以比於隆古必不可得也夫古取士之科不可復矣則何不掄其有道義文學者而用之其不然者則皆俗人也與之言人品而嘵笑與之言名節而嘵笑與之言報主救民而嘵笑試與之言結權貴取大官置美田華屋口珍味而身文錦則陽氣溢於面目而不覺其盧胡矣此人者非無辦護之才然不知大體特小技耳非不勤於王事然意在得直不可謂忠時亦能卻賄賂然意在取息一母而十子不可謂廉非夙則暮必露其本性如此人者用之累千百而不可以治天下進士張緯典者其家近鄙上余在林下久緯典未第來就余學其人志向極高不欲爲時人爲諸生貧既舉於鄉猶爲諸生也經年學於外而不歸無庸斷杼余與之論學無不合也有疑必洞析而後已凡余所選定之書無不讀也余所涉獵無不窺也強記而不忘深思而有悟爲文博贍淵雅絕無此時惡趣外道之語世有知言者即緯典之時文亦可以知其人矣得士若斯人者庶不負國家設科之意哉余偶起官入長安緯典成進士乃令遂客雕其文而弁以此語

喬章甫時義序

余二十時與章甫之父中丞公從學於艾純卿先生先生皆器異之中丞公與余同歲而余先一飯極相善也余以忤時蚤退隱於東園中丞公每過之輒留連不忍去酒量不甚大而相對輒痛飲或至於病時章甫之學已就矣諸能文者率以爲青紫可唾手取命之問業於余余不甚許可以爲尚隔一塵他人不謂然也章甫虛心苦思久之遂入於五通四闢之域與與妙合文先筆至覺舉業之不足爲也乙卯舉於鄉已未成進士蓋余弱冠而薄遊所交海內有名之士幾盡則重歎夫有識之難也士必識定而後軼俗軼俗而後卓立卓立而後可以爲君子天下之事皆無足爲者矣余數年來不自量其輕微而於里閈中偶若朱公叔之處劉伯宗者乃其人方以時行乘權放吻謗議橫流向所交者漸漸引去而章甫自若也釋褐之後刻其文以傳曰吾師之所選也及今過三幾五而亂定余復齒於人而章甫竟亦無恙然則章甫之識其視世人何如哉夫天下安有如此人而不能爲文取進士者安有如此進士而不能豎功名垂來遠者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以風雨晦冥以知君子未足爲知人也余之謂也然余固以中丞公知之矣

王惟則時義序

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負而明理者甚少彼其泉湧而雲鬱豈不以爲博達辯智

哉。然而無當於理也。何者。非吾聖賢之所謂理也。其談空說幻。欲超出吾聖賢之上。試與之以近代諸大儒之書。略觀輒棄去。曰是不足知。然實未嘗知也。彼以都試選舉。故讀孔孟之書。不然。則亦棄去之矣。如是而爲文章。豈足道哉。舉業固不足爲文章。然出於我而示天下人。亦何得漫漫。而支離浮誕。猥隨俗尙。曰揣摩成而得科第已耳。然則其所謂舉業者亦非也。總之以不明理。不明理則不知言。不知言則不知人。不知人則不知政事。卽都大位。亦何益於天下哉。王惟則。高才之士也。無書不涉。而專心於理學。於近代諸大儒之書。居家行路。不去於手。存心處事。皆欲與聖賢之道合。釋褐爲雄縣令。行古教化。期民無訟。不作俗事。至乃阿上官。趨權要。則生而無此性情。非欲爲氣節也。大都惟則事事皆實作。不自欺。不遺餘力。卽舉業亦專精爲之。摛詞必古。作者旣深旣博。旣藻旣雅。而其談理。一出於孔孟。近代諸大儒之書。不隨流俗。若惟則者。乃可謂高才有志也已。士皆如此。天下可不謂有人哉。惟則之志。余深知之。不復相勸勉。其舉業之文。將刻之雄縣。余爲題數語示諸生焉。

呂輔季制義序

余嘗謂古之聖人。其才德皆同。而文章亦不能無異。如周公之詩之綺婉之文之古奧。卽孔子不能及也。故孔子稱其才美。周家之制作。成於周公。孔子以爲郁郁乎文哉矣。迨其後世。猶以爲野人。而自謂君子。則其所謂文者可知也。我朝之時義。至成宏嘉隆間。亦可謂郁郁矣。逮其後作者以爲野人語也。其談理

必極盡其布格必極奇其造詞必極新而其取材必極廣遂至於雜一切禪家鍊士之邪說謠俗之俚語吏胥之文奏與墳典邱索並入篇章此亦何可令前輩諸君子見也數年來漸多寤者日就於沖澹閒雅然天地間渾厚淳朴之氣亦幾於盡矣此亦識者之所深憂也呂輔季自弱冠時余見其制義曰此青雲之捷足也語敏妙也庚子舉於鄉屢不第愈發憤無書不涉尤殫心理學其爲文愈益閎深典重思若炙輠而不詭於經斐若藻菎而不陷於浮蓋先民之軌存焉輔季之於文可謂不拂於俗矣移風易俗我輩之責也今輔季成進士矣愼之哉其自文而推之無受世之溫蠖哉輔季孝友淳謹甯復可慮而余過計如此夫平居而知其愼也將涉江海而申申諄諄戒之愛之也重之也

張質餘時義序

國家撰吏論道而作事者皆從時義起者也余蒙累世之業自致頗早性剛才拙不能用世其退居也亦早然又不能爲他事則惟以時義授徒課子與至每自爲之亦隨時而變令可以市諺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余於此技亦可謂習之矣以是罕所許可所許可恆必售久之則恆不必售也張質餘其一也質餘與余親戚厚善瑰亮沈毅治學甚精力余令兒輩師之數見其所結撰其思密其氣沛其機圓其取材古其摛詞秀余未嘗不稱善相屬也然數不利於春試蓋余隱授且三十年矣文愈變而愈奇奇非人人能也而繇時義起者皆以奇售何天下之多奇也大抵以離於正爲奇然則奇者與奇奇者皆莫知其所繇

然也。而孰知其售不售哉。質餘奇而依於正。故不售。余今乃知之矣。質餘試爲陳留宰。威愛得宜。良民欣喜。當路者皆推薦之。余嘗言質餘必能其官。今果能之。然此時吏治猶時義也。其售與否。有不可知者。余第知質餘之文章政事耳。而迂闊之見。偶合當路。天下事一一可知。是謂時之清夷。人鬼無權。而聽於道也。末世則否。然使事事皆不可知。則七曜塞而二儀毀矣。陳留諸文學。得質餘之時義而鏤之以示余。余掩卷三歎。有文如此。曾不得一第。余白首攻雕蟲之技。猶憒然於利鈍。則陳人之常也哉。然陳留之政。最於中州。天下事尚有可知者。志士勞人。容有伸眉之望。質餘其努力爲之。

邑父母晉侯時義序

南樂魏懋貞撫晉八年。辭榮歸養。過我東園談。及晉中所往來最厚者。無如洪洞之晉中丞。具述其長者大人之致。諸公子皆才。有文而信謹。克嗣其家聲。分我以丹藥曰。此中丞之所貽也。懋貞意不可一世。而談中丞公。津津乎有味也。余聞而心識之久矣。今年余邑缺令。得晉侯。余聞之曰。是懋貞所云者也。及見之。抑抑焉。顒顒焉。聽其言。斤斤焉。閒閒焉。視事未幾。而邑中忻忻焉。肅肅焉。井井焉。夫賢者固不妄許人如此哉。政暇。出其所爲時義示諸生。余得而觀之。微乎其臻妙也。林乎其雋永也。淵乎其思之邃也。曄乎其璀辭也。鬱乎其色孔古也。而意之所起。神理坌湧。機之所赴。鋒穎直前。若乾道之精剛。有不動。動則鉛乎其無不貫也。無不至也。無不入也。醴集波隕。未足以擬之。夫晉侯生於龍淵。而栖於鳳醴。乳嫫於道德。

而嬉戲於文章。卽剛大之氣。亦其稟受於骨肉之中。而又師嚴君友兄弟。以切磋之。固宜其文若此耳。以是觀其爲政。力追往古。忘身厚民。恤困窮。則澤流膏雨。若梟獍。則威嚴秋霜。信心直道。不怵於威權。不撓於口語。不回遹於利害。與其文有以異乎哉。余蓋深幸當今之時而有晉侯其人。非一邑之所僅見而已。余自見晉侯而爲善之志益篤。識見益進。因以告於邑之士子曰。余觀於晉侯之文。所屬草斟酌改易。極其苦心。以侯之貴盛也。天稟之明叡也。家學之易成也。其勤如此。而況他人乎。其曷可玩愒爲也。吾邑之人文將興而未盛。其在晉侯乎。文翁化蜀。遂成齊魯。吾邑固寰內之地。而近齊魯者也。學公之文。則宜法其人。他日則宜法其政。自有邑以來。而得此一令長。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夫見君子者。豈徒喜之而已哉。

四書會解序

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其所與門弟子言。而筆之於書。及曾子子思孟子之所闡明者。皆講學語也。國家用之以取士。士授之於師。而摛爲文詞。皆講學語也。乃舉業與講學。判爲二塗。務舉業者以講學爲迂。謂記誦剽說。足以取青紫。何以講學爲。其高者。乃曰學在躬行耳。何必講也。往往都大位。稱賢者。皆以講學爲笑。夫志在青紫者無論矣。躬行則不必講學。孔子可謂能躬行非耶。其憂學之不講。何也。今孔曾思孟之書具在。學者能一一而領會之耶。則必自謂能領會矣。繇稱詁訓則能舉之於口。操鉛槧則能達之

於手。以爲學在是矣。嗟乎嗟乎。聖人之學。固非示人以難。亦何至若是之易。近在目前。而其所見者非也。甚至取釋氏之餘食。穿鑿而強傅之。其失愈遠矣。夫學何可不講也。豈惟學舉業亦何可不講也。不講於舉業。即能得志。終不知舉業。不講於學。即能爲善。終不知學。誠菴毛公。浙中之名士也。其爲諸生時。於聖賢之書。研精默悟。而參之以前代碩儒之傳註。近日名家之見解。博窺徧涉。而折衷之以獨見。帙成而名之曰會解。公爲棗强宰。諸生請梓之以傳。令許生有聲以示余。爲屬之序。余齋而讀之。則三歎毛公之好學也。何其探抉之深。而辯析之微也。而明白正大。不雜於異端之見。此舉業講學。合而爲一者也。豈惟可以取青紫。體之躬行。可以爲聖賢矣。其有功於趙魏之間大矣哉。昔文翁典蜀郡。興立學官。誘進人士。往往用文學取大位。聲稱至今。毛公乃欲趙魏人士皆知聖賢之學。故曰其功大矣。毛公爲棗强。民甯盜奔。閭閻輯睦。去而邑人思之。與卿雲魏公。並爲祠俎豆之。先是魏公爲棗强。政成被徵。書而毛公至。魏公之同里姻戚也。既而毛公擢入朝。龍嶼鄭公至。鄭公閩人也。三公皆海內名儒。相繼宰一邑。豈偶也哉。夫文章關氣運。天其將興之趙魏間哉。

砭己名言序

余往昔嘗病。藥艾不效。自念養生當讀醫書。久之病已。取而讀之。未幾輒廢去。不能竟讀也。而第喜上古秦漢之文。嗜其蒼藻。時時自笑。倘再病。此其中甯有方耶。然不能以彼易此。己丑之歲。遇楊復所先生於

長安聞其言乃讀宋儒及近日道學先生之書略窺孔孟之旨能修志意不絀於富貴聲名有以自樂身亦無病夫心有所用則神明內守血氣循理無菀結湫底之患病安從生及讀唐人胡悟所著黃庭內景圖說稱人之五藏屬於五常五常得則五藏合乎太和乃知養生者聖學之緒餘也柏鄉孔公楊先生之徒也出其所輯前賢之言切於治心愼言修行者以類相次名曰砭己名言砭者以石刺病之名也世之人皆知食與鬼之爲病也而不知非病之病夫邪據於心而發言悖戾作事倒逆無痛楚痟癢而神明去舍血氣涸濁世人以其無妨於富貴便於騁私逞欲也不知其爲病是謂非病之病故有終其身不知仁義爲何物矢口未嘗及之斯其人而壽也者是鄧曦之類也而强也者是羿澆之力也而寵盛也者是虎狼之族也而巧言能文也者是鸚猩之偶也試以前賢之名言與之彼直以爲糞土耳孔公博極羣書而取其精理以爲繕性禔躬之助視一念一言一動之非若疾苦之在身故名之曰砭己此豈與流俗之意同乎哉宇宙內何者非己能砭己庶可以砭天下之民而活之砭國家而久之令名無窮子孫榮懷余之得此書也無論駟馬珙璧雖有靈蘭之祕瓊笈之文吾不與之易矣

四書獨證序

今夫賓主之相對也杯酒談叙忽然而出一言莫知攸謂展轉生疑有絕非本指者學者生於千百世之後而讀古人之書言語未必皆同流傳未必無誤欲字字而解之無乃不能乎自漢人尚經術而傳註與

焉一字闕則非句一句闕則非篇故必欲解之郢書燕說當必不少我朝以舉業取士尤不容一字之闕也而解詁益繁矣然皆起於南方北方之學者其取科名大率以資材不甚苦學許遜卿聰慧天挺讀書超悟而泛覽窮涉昕夕勤思務求昭晰而後已比輯成書名曰獨證會誠菴毛公爲宰出其所爲四書會解示衆强諸士而遜卿以獨證進毛公擊賞不已捐俸並鋟之余昔聞郭公介夫盛稱遜卿之質行文學比來問業於余因得見其所爲獨證者北方之士若遜卿之好學殆不多得其學可謂苦矣而久不售豈非有數哉遜卿之心極虛余無以益之者則請以闕疑之說進多聞闕疑孔子之言也非徒教學者聖人有所不知焉非疑耶多聞而偶有所疑其所不疑者足以畜德矣闕其疑者未見其有損也何苦而必爲之說哉孔子曰疑思問問之而不可解乃闕之是都無疑也何也本不可解也猶之見連環者曰不可解是以不解解之也余不敏願與天下之講學者共守闕疑之訓然學之不博思之未至而遽言闕疑則謬矣故闕疑之說余第爲遜卿道之也

乃寤錄序

余己丑爲文選副郎感槩時事上疏忤二三權貴爲吏垣李公春開所參劾其同僚同年史玉池諸公先起而駁之吳徹如起而繼之張元沖周懷魯拄之張仁軒持之余得旨照舊供職遂移病歸癸巳余再入爲考功筦內察得罪三相以余爲結黨專權放之時史玉池陞吏科都給事中不出曰出則當首言考功

之事。必不見聽。且余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上病。亦令之去。而于景素諸公。皆棄官以明余之無罪。余自念十載銓曹。入署一年而卽病免者再矣。今未一年而罷。拙宦之效甚明矣。遂無復進宦之意。日飮酒讀書。芳茹園中。不閱邸報。而聞在位多薦之者。不甚以爲意也。蓋不覺遂三十年。余七十二老矣。余少竊虛名。數年來失之於鄉訕。伏遇今上修起廢之事。故非余之所敢望也。然俗念未盡。不能都忘毀譽。而同鄉諸公。貽書當事者。臺省諸公。又上疏薦之。竟得推舉。以起家田間。夫古之卿相無數。今皆在荒煙野草中。與下賤何異。惟無得罪於名教。爲世之賢人君子所許與。乃可稱人耳。余最不肖。不知何以見取於世之賢人君子。久廢之人。大都面目未覩。姓名未通。而皆譽之於積毀之後。拔之於吐棄之餘。余之衰劣。豈復能出而有所建豎。惟以受知諸公爲榮幸耳。昔管夷吾比鮑叔於父母。北郭騷捐軀以伉晏平仲之難。古人之重知己如此。豈在乎進宦與否哉。余三十年猶醉夢也。今乃寤耳。可不謂大愚哉。於是命兒輩搜訪之。備錄其邑里宦迹。刻爲一書曰乃寤錄。傳之萬子孫。世世無相忘也。

李于田詩集序

昔孔子述六經。詩居一焉。世傳爲周公作者四篇。棠棣語兄弟之情也。七月爲農夫之言也。東山爲東征歸士之言也。鴟鴞爲鳥之言也。其言無不曲盡其妙。卽東山之詩。述在塗之零雨。想鸛鳴之興歎。細至於桑蠋伊威蠨蛸熠燿。可以觸緒生情者。靡所不及。而探其夫婦之私。以新舊爲謔。言語可悅。聲音可愛。羈

客離女所嗚咽涕泣而道文人墨士所極其心力而言者不復過此余意當文武成王時雅頌之作必多出於周公者不則孰能洋洋郁郁若彼者乎故詩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徹無疑之識其孰能知之非夫員神不滯之才其孰能爲之而世之人往往託於雕蟲之說以掩其陋夫善雕蟲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而不以貶天地之大要之出於自然歸於大雅乃足觀也以此求之昔之詩人傳稱至今者蓋亦鮮有可觀者焉嗟嗟難言哉蓋詩必從悟入悟而後有所用其才否則以巧益其醜悟而後有所用其學否則以博益其腐故世之人於子美獻吉之詩大率隨聲妄贊耳眞知之者與有幾余友李于田自童子時授之經若其素習使之文則能文稍長見人爲詩則又能詩二十成進士益肆力於詩嘗謂余曰李獻吉而後詩絕矣魏懋權之詩也唐世人莫知也然必傳懋權往矣吾二人勉之哉于田詩不專學一家然自不詭於作者其堂堂正正佩玉垂紳之度可敬也而妍姿秀色可挹也其飲日猷雲籠蓋一世之氣可駭也而溫和平粹可愛也其江奔河激飛湍於寸毫可思也而微言醇味可繹也其龍鱗鳳羽五色組絢可觀也而雅淡古質可貴也其慷慨激烈如荊高之筑可悲也而婉孌嬋媛又可念也出之若不經意而奇與自逸古調近體長篇短韻廊廟江湖天地山川草木昆蟲大人兒女之情無所不能言無所不極其妙此所謂洞徹無遺之識員神不滯之才非耶是故其爲令則澤浸嵩少之草木其興文教則河洛齊魯之士斐然向風其仗鉞遼左則勒燕然之石其受劒征反楊會則開夜郎之塗其治河則馮夷效靈天吳弭

節。蓋于田識足以照幾。量足以持重。明足以辨物。方足以植則。宏足以得人。性兼羣道。體被衆美。是以動與福會。言與妙合。自古及今。立功名者不必能詩。能詩者每以詩人終。猥云非窮不工。若于田者。卽未可謂聖人乎。豈非萃兩間之靈秀。應中興之輔揲者哉。後進畏其才氣。或以爲今之詩人。流俗見其勳伐。以爲與世之所謂邊才等埒。余之交于田久。深知之。故序其詩以及其人。後有君子。必以余爲篤論也。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陸士衡之論文也。以詩緣情而綺靡。或者譏之。以爲綺靡自六朝詩耳。詩三百篇具在。不綺靡耶。亦三百篇有三百篇之綺靡。六朝有六朝之綺靡耳。故詩非徒才也。必與情兼妙。而後能之。才與情合而成趣。成趣之謂能言。諧趣之謂知言。人有諧趣而能言之者乎。則盈天地間。一邱一壑。一雲一石。一花一草。一飛一動。莫非趣也。而大言而小言。而短言而永言。而正言而倒言。而古言而今言。而莊言而詼言。莫非趣也。斯其人皆明叡通靈。元微曠達。故能處榮觀而獨離。居岑寂而自媚。若杏石蘇先生者。其人哉。先生大司馬公之子也。少而魁岸英爽。有大略。恥以佔畢取富貴。大司馬甚奇之。總戎三邊。先生恆在行間。與帷帳論議。竟不受蔭。大司馬曾得罪權相被逮。先生伏闕上書得釋。先生古所謂豪傑非耶。而余弱冠時。從其子參軍德立游。聞先生少所爲豔曲骫骳曲隨於俗。咄咳嚾囂。乍聞三倒。夫撫弦徵音。其能奏雅者。卽其能爲狡弄者也。其趣一也。余最後乃見先生之詩。則又象物別體。選言叩韻。悲而愔妍。而雅在冉而清澹

而不醳。曼而不譁。總之合於詩人之趣。夫趣者。人之所得於天。不可强爲。故博學可能也。而意難。意可能也。而言難。言可能也。而味難。味可能也。而音難。音可能也。而態難。五者兼美。而名之爲趣。卽作者莫知其所以然也。譬之西施之嚬。非以爲妍。而妍隨之。卽先生豪傑自命。其於文詞之技。非屑屑然也。而譽欵爲陶韋。願盼成王孟。豈夫得之於天者哉。或曰。先生父兄皆名家。亦其所染然也。夫性有之。少而習。長而忘之。此之謂天也。參軍名本復。能詩。與余善。

范長公詩集序

范長公者。余郡范大夫之兄也。余深范大夫。是以聞長公之義詳。長公孝弟忠信。兢兢紳束。嗜善如飴。嫉惡如讎。與人交。淡成無斁。三秦之豪傑。無不知范長公。願推結者。長公之父。故秦中名公。范大夫又賢者。父子兄弟濟美。是以長公之名著。長公仕爲高密令。其救荒翳田。備倭弭盜。皆有妙畫精算。足垂永利。司府以爲高等。然僅遷府貳大理。遠方法弛。人玩多豪多盜。長公下車未久。而帑藏明白。姦黠顫恐。大盜夷燈。士民便稱之。咸願得長公。遂爲司府。然竟以爲趙藩長史。以長公奉前人之家法。居官自常祿外。一毫不取。無可以歡顯要貴人者。故僅得不罷。而老之閑曹。長公嘗寓書於余。頗有感慨不平之懷。余答之以世事何定之有。人生資五斗米。低昂惟人之口。窅隆繇人之意。如僕者。亦立心向上。而調不諧。俗橫遭汚詬。俛倡而歸。我自知我有何虧折。欲以慰長公之心。頃之范大夫以長公詩來屬序。余亟讀之。惘然自失。

仰而歎曰學者不可以不爲詩余讀范長公之詩知之益深如見之焉夫范長公膺賢哲之性稟瑰瑋之才文成鳳采游若龍清高密之政平之則卓茂爲儔異之則魯恭何讓彼被徵書據臺省者其人皆可知也而長公既隨牒於遠郡旋曳裾於閑曹故知竿牘勤爲奏最苞苴厚爲試功矣何物更爲公道誰者名爲故人此志士所以摽心而忠臣所爲流涕也范長公豈殊此懷然惟其能詩也故莫非詩者其遷之遠也則以遠爲佳滇之山之水之草花之禽鳥之木之石內地所未見神農所不載皆可以觸情起興而爲詩其投之閑也則以閑爲佳無簿領之積無吏胥之守無當關之呼不爲詩則不能長閑爲詩復不覺遽故其爲氣也如長風驟起林披川動其爲調也如造父御天馬步趨合度其爲詞也如西施宜脩對鑑自賞凡士之不得志者往往摧沮自喪否則激而爲叫號怨詈今觀長公之詩甯有一於此哉夫長公之於詩也深矣志鬱於中而弗得攄則不食而飽詩以發之如纖雲不留太虛洞朗故曰詩言志詩者聖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覽先民而作則赴理義以爲歸合於作者乃成德音故曰詩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也范長公深於詩矣深於詩者之謂深於道主爵不能抑也讒邪不能害也鬼神不能懾也夫亦何所不可哉故余自謂以詩知范長公如見之焉長公其以余爲知之否耶

花萼堂吟稿序

余爲諸生時即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曰仲聞皆聰穎夙成博綜典雅趙魏之間爲詩者故少而

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遠遨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俶儻負意氣立然諾名聲籍甚孟受居官彊項不能自摧於權貴屬吏之貪汚者卽有奧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臺劾江陵時孟受正爲僉事遼海附鴟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聞慷慨有大略其備兵岢嵐時中國方與俺酋講互市事酋桀黠其妻三娘子者能制御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聞與之飲紅門帳中酋極歡聽約束金繒之費較之入鎭省十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聞望隆華夷與同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聞坐有間再三稱之而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飲章中之而仲聞歸矣二蔡氣節事功犖犖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詩如其兩兄試爲孟縣宰神明愷悌治行於晉中寡二於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聞以征反孛酋再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爲爭之未幾仲聞以功成退余以罷歸仲聞再起遼海過我鄙上既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蓋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散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爲孟縣則仲聞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兄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爲序蓋孟受仲聞宦成蚤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俶儻不羣彼大聖懷不咸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憫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嶠山踰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於同氣瑰朗聚於家庭白雲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於羲皇其詩則陷而亦爲大歷既翁且耽倡予和汝於

鑠乎盛矣。迨乎仲聞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盡同株之歡。今軫異林之痛。叙歡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雖有和而易廢。杯斝興嗟。毫楮墮淚。睹昔日之所爲詩。絢焉在目。衰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叔之所爲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攄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爲衆。而況兄弟三人。皆躬儁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者慕其氣決。君子欽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落。亦何悲之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於泉下矣。

五嶽誌詠序

余聞檢林杜日章將軍之名夙矣。日章家禪韜鈐。少稱膽智。而博涉羣書。詞藻溫麗。徧交海內之文人。余非文人也。日章過聽。客歲正月。以其所著五嶽新詠若干首。千里寓書。屬爲序。余已許之。而疎懶未搦管也。今年正月。復寓書來。曰向僅爲五嶽諸詠。今復爲誌而求序焉。夫日章何慕五嶽之深也。五嶽者。神明之所依託。聖仙之所往來。幽人之所栖息。自向子平欲待婚嫁之畢。徧遊五嶽。不聞其得果。彼子平幽人也。猶不能遺塵世之累。而脫然長往。日章方爲將。今天下武備空虛。敵驕民怨。幸未生豪傑。目前無事。亂形已見。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何暇遊五嶽。夫人之情品既殊。其精神所注。隨之有異。略其懸絕。大都以富

貴爲性命。必不可舍。位益大而患益深。夢山林泉壤。卽欲祓除。此其人自不暇遊五嶽。卽强欲遊之。亦垢雲霞而汙泉石矣。則終老朝堂而可乎。朝堂之設。以待賢人。神明之降精者也。聖仙之化形者也。幽人之應聘者也。彼人者何可以居之。故必能遊五嶽者。然後能爲將相。何則。其人意不在富貴。則必在天下矣。一意在天下。何功德之不立。若意不在富貴。又不在天下。而在五嶽上之欲逸興輕舉。下之枯槁以盡。則一偏之士也。昔張子房身爲帝師。贊成漢業。而始契於黃石。終從乎赤松。微妙元通。至矣哉。日章身居行間。而心懷五嶽。意蓋在斯乎。異日天下倘有事。則余可無憂矣。余罪廢無用。多病益疎懶。恐終不能遊五嶽。得日章之誌詠而時覽觀之。是日章送五嶽於我几席間也。

嵩吟序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爲才。去古既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皆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傅元鼎之才也。元鼎自才而能爲文章。峭潔秀豔。一時摛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興利。鑱金榷稅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就擒。逋賦樂輸。幾無留牘。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櫛沐。無論操管爲文。至是睹衆庶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

巔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弔適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傳厥眞與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可以滌塵襟遯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臥遊蓋自元鼎爲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濺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爲山靈之降福也而歌舞報賽之即山靈且藉元鼎以克甯矣而又以暇日抽思掞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訢訢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莅任朞月而德音亨於神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即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也能晦之才勝於能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幾於古之所謂才矣余於元鼎有深望焉

蕭季馨北征詩序

昔孔子敘詩而首周南著文王至德之化刑于后妃以至汝墳江漢之間男潔而女貞是以上則公子振振下則賢才衆多至求其所謂賢才者則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也蓋文武一道也文若耳目武若股肱均之不可缺也故昔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豈非以其有文乃能武哉耳目不聰明則股肱無用矣猶股肱痿痺而耳目無用也後世不知詩書禮樂之爲武以爲馳馬舞劒而已又不知

天六地五之爲何物而以詞翰爲文於是文吏日貴而武爵日輕至以赳赳爲詬病則周南之詩何以稱焉且男子之生宜懸弧矢也何哉蕭季馨之爲將也甯夏之功天下莫不聞所至邊塵不驚乃其人行誼淸備識度元遠可謂質有其文武矣而故說禮樂敦詩書非徒以詞翰見長而已乃其所爲詩骨力色澤風韻才情種種皆佳種種皆合今操觚染翰殊不乏人然罕有過之者余不以此爲季馨之文而姑言今之所謂文則季馨實兼之才如季馨誠未易得今天下漸騷方用長槍大劍而士大夫每每摧折武士夫文武一道也其說在乎書矣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不二心者振振也語文德也熊羆者赳赳也語武節也兩者合而後王家賴之其惟季馨乎

穆仲裕詩序

或問巢父許繇能詩乎曰能龍逢比干能詩乎曰能平原信陵君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脫屣萬乘之賓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倫也而豈有卑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聞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爲權姦所害終身禁錮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爲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卽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卽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障翳脫世榮之韁羈暫爲

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徧交父行之耆舊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歎嘅詩也其入於耳觸於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絕夷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也而爲之序之如此

雅什流風序

余嘗僭謂天下無論雅人即求一雅語亦不可得雅也者正也常也古也斐也邪焉則不雅怪焉俗焉俚焉則不雅皆不可以登於明堂故詩有小雅有大雅自周室東遷雅降爲風自五言七言興而風雅俱亡其所謂詩者截然與古判矣後之篇家如韋孟之倫間爲四言雖未必盡合於古譬之被服儒者必學善步故曰擬之而後言此之謂也杜日章世爲大將其韜謂勳業動域中然無書不涉好爲詩久之擬二雅爲四言名曰雅什流風以示余余友孫文融嘗與余約爲古文周詩而余駁之以爲此所謂別裁僞體親風雅者也今讀日章之詩雅之四義備矣可以登於明堂矣余蓋甚自愧也夫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位高而勢赫金多而欲遂世之人所竭其精神而求之者不過如此耳有能用之於筆墨者即雕蟲小技乎余以爲勝於求勢利也爲雕蟲小技而成余以爲勝於極富貴也而日章乃爲雅什斯其志豈不超絕於人萬萬哉日章家世大將其奉入悉以養士所在即窮荒絕塞四方之詞人麕至其宦游里居者悉使人持

書幣。求得片楮尺牘之善者。愛如珙璧。夫其精神之用如此。豈復有塵俗之意入其胸中。夫視其庭可以搏鼠。則不能歌。塵俗不入其胸中。而後神明宅焉。道德生焉。文章功業出焉。日章殆非近代之名將比也。余甚愛日章輒爲序其雅什。好文若日章者至矣。所交海內之文人都盡矣。長安馮少墟先生有道人也。其以余言求正焉。

孔諫甫詩序

昔孔子言誦詩三百。而不能從政。則無爲誦詩。夫六經皆可通於政。而獨言詩。何也。易之道元遠矣。書者紀帝王之政者也。禮樂亦政也。春秋天子之政也。習於政而後知爲政。未必能爲政也。何也。彼所知者古人之政。無預於己也。惟非爲政而能通於政。則可謂知爲政矣。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强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無論三百篇。即杜子美之詩。固亦未易知。不知而贊之者多矣。其不欺者。直以爲秦聲。非詩之正體。或曰往往頹然自放。以子美之雄渾矯健。似西秦之文。而曰秦聲。則先秦之文。亦非正體。然子美亦何所不有。爲文者或謹嚴。或澹蕩。此文武張弛之道也。而云頹放。至有言王摩詰之詩。天也。子美之詩。人也。彼自出之不欺。無足怪者。李獻吉學子美而未備其妙。然近代罕及之者。即深知其解者亦罕矣。蓋世之人知文之文。而不知質之文。知巧之巧。而

不知拙之巧。知腴之腴而不知淡之腴。知正言而不知倒言。知直言而不知旁言。知顯言而不知微言。知已言而不知未言。知有言而不知無言。有讀魯褒之錢神論而駭之者曰。錢不若金玉之貴而挾持便。世人之稱詩。皆若此矣。是何能知詩。何能爲政。能知者則其性地近於靈明矣。其何事不徹。今天下南方之爲詩者。尤不喜杜李。孔諫甫生於廣東。乃獨喜之。一一誦之於口。其爲詩不專學二子。然皆唐人之致。其氣骨大與二子類。近日之爲詩者。鮮有及諫甫者也。諫甫來爲柏鄉令。邑之人以南北絕遠。未必知土風。不無弛傷。嘗試之諫甫。洞見表裏。懲姦黠。抉弊竇。其聽斷甚敏。久逋之盜。多所擒獲。一日而四境稱神明。此所謂詩之通於爲政非耶。諫甫天性。於世味一切無所嗜。而獨嗜詩。其視軒冕甚輕。而視民生甚重。世有如此人。而不能爲詩爲政者乎。諫甫蓋先師孔子之後。余嘗得族譜觀之。自唐尚書貞公曾孫進士避難嶺南。至今代有顯人。諫甫志節文采。不愧大聖人之裔。余不肖。亦孔子遠代弟子也。不敢自薄。而它於諫甫。諫甫其努力不朽之業。使士人知詩之道無所不通。宜自孔氏始也。

涉園詩序

余狂誕忤時。蚤歸鄙上。爲園東門之外曰芳茹園。治學種蔬。與至則爲詩。且二十餘年矣。乃知學者不可不爲詩。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志意者也。一日廢詩。則子焉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故君子處富貴而不鄙。遭困阨而不憂。其必以詩乎。關中郭允伯。於華山之下爲園曰涉園。吟詩其中。久之成

帙。余得而讀之。允伯有詩人之心。而又有其才。有其致。有其養。故清逸藻秀。直迫作者。非近日之稱詩者也。夫余爲時所棄。退而園居。爲詩宜也。允伯英年爲諸生。方將經營四方。而亦園居爲詩。且其詩時有佗傺不平之意。蓋詩可以觀世焉。三百篇之中。大都志士勞人。感時發憤而作者也。此允伯之所以宜爲世用也。夫子焉致天地萬物無所關涉者。天下其何賴焉。余弱冠時。先大父爲武功宰。余入關中。覩華山之奇峭。余爲園於鴻原泰陸之間。列子所謂無邱垤者。讀允伯之詩。蓮花峯若飛而來吾園矣。允伯之父方伯公能爲詩。其兄允穆允父允震皆能詩。允伯之於詩。固性有之。亦得之家學哉。

三溪先生詩序

詩也者。與之所爲也。與生於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與。俗人無與。天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與。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於詩。其所爲詩。率剿襲模擬。若優孟之於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陔吟聲欸。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眞。至種苗東皋。蠶月得紡績。無乃婦人。開徑望三益。學究語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是以浮華爲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能知先生之詩。先生於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芳。故無不可舉以示人。其意眞。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

度閒。貧而不懾。達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稱詩者乎。姜先生之曾孫抱宏。天下士也。多義氣。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愛淵明之人之詩。自以爲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汪敬仲遠遊集序

敬仲之與余遊三十年矣。敬仲以詩遊海內。入趙則過余山中。出新篇相示。大抵多古詩樂府。夫古詩樂府者。古人在前。患其不似也。而復患其襲也。復患其不襲而離也。離之者。纖也。僻也。臆也。夫纖非工也。僻非古也。臆非新也。敬仲可謂合而不襲矣。敬仲蓋薄近體不爲。余謂近體未可薄也。今夫絕代之佳人。象服六珈。被翡翠。垂明珠。儼然而天也。即隨俗淡妝。箔襟戍削。其風神意態。固自夐殊。故敬仲降格而爲近體。工也。新也。而色黯然古也。敬仲自命其詩曰遠遊集。業鏤之以傳于可遠。相公李本甯。太史李于田司馬。爲之序。所揚搉備矣。今年又攜其新篇來。愈益精。趙益吾計部。海內大雅。與余聞聲相慕。數以尺一論心。余見之於計部。計部愛其人與詩。猶余也。留之累月。爲讎定其詩。將鏤之。敬仲屬余爲序。余與敬仲綠髮同遊。今皆六十外人。不能復懶。輒爲漫作此語。敬仲之遊多年矣。四小海中。山川人物盡知之矣。自是其栖遲二趙之間。勿復屑屑迹迹他往也。

蘇子哲詩序

北方之士人率不爲詩。其爲之者多成何也。北方之人。性朴而氣勁。朴故其詞質直。寫其志意。勁故其中之存。勃勃欲吐。不能自隱。誦之者可以知其人品。與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於詩而不學。學者乃不知詩道。每每失之。夫詩以道性情。猶鏡以照面目。假令以鏡爲不美。而飾以金玉珠璣。則不可以見面目。求詩之美。而騁博麗異過於塗飾。則不可以見性情。故詩自古至唐而止。宋人無詩。至我朝李獻吉而有詩。獻吉之後復無詩。以其塗飾之過也。迄於近日。文章益衰。詩也。文也。古也。律也。混而爲一。盈天地之間。六經百家二氏稗官野史齊諧之言。無非文者。無非詩者。彼且不知其謬也。而以爲絕唱。不知其率也。而以爲神奇。可不悲哉。余友李襲美兄弟及李于田諸人。乃始有悟。力挽頹波。以追獻吉。而鉛華易爲妍淡。素慮無姝。能之者寡矣。蘇子哲生齊魯之鄉。自幼而喜爲詩。來爲贊皇廣文。官閑地僻。益爲詩。其詩直抒性情。而妍雅之詞。幽曠之趣。自堪擊賞。絕非近日之濫竽者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夫詩之道。豈小也哉。自子哲來贊皇而贊皇之山川人物。乃始形之歌詠。以傳於世。是時贊皇有胡抒丹者。詩甚高。二三文學皆能詩。與子哲酬和。殆闕世運焉。夫詩之道。豈小也哉。

馮繼之詩序

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余自癸巳罷歸。

少解此道。間爲一二韻語。甲子以還。如夢寐矣。柏人馮繼之。余內姪。一老青衿也。志端識瑩。能世其家學。少慷慨喜譚事。酒酣氣振。輒刺刺不休。然貧而不懾。有義俠風。乙丑黨事興。亦爲余累。混跡樵牧間。訪余於膺門。摘蔬理藥。老人得力居多。憶余家食時。閉關卻掃。新知無望。後進不狎。繼之時時過從。今塞上苦寒。風冽如割。白沙黃草。五月不春。非繼之又誰與乎。一日出其所爲詩。求全刪正。余曰。繼之而亦爲詩乎。繼之之詩。竟若此乎。夫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詩。三百篇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自明耳。以優孟而爲叔敖。神骨終別。祇自見其不陶不杜不李。爲俗爲俚爲野而已矣。繼之之爲詩也。悲而不激。和而不柔。贍而不靡。有遠韻而不放。有近思而不拘。鮮爽雄辨。卒歸於雅。而燕趙一段峭峻不磨之氣。時時穎露。繼之之爲詩也。繼之之爲繼之而已矣。雖諸體未備。而一斑之窺。亦可以概其全矣。余外舅無懷山人。才擬董賈。行高恆嶽。壯志未遂。託懷酒史。內兄伯亭仲昌叔開季壯。皆畿南麟鳳。未竟用世之才。齎志以沒。家道中衰。人情易面。繼之三子富文藻。必不可以詞賦先六藝也。是爲序。

漕撫小草序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繇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譽譽焉揚其親之過。

救敲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絕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爲君父未必不知也恕於己而苛於人等夷猶不能堪而況君父耶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鑪山榷市中使織於道路附鴟假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動而第蝎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上留其章不下道甫求去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嚴墨斂屏迹其所爲疏河通漕計盡瘁不倦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奈何陰用而陽棄之上竟不聽繇此觀之豈不可爲堯舜乃中道而傷太平之業余以爲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綱維任大節者未必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實取之以潤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上聞亦未必不信於是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不足爲意官之有無不足爲軒輊若爲大吏者人人自濯澣盡職以簡其屬褫姦賊之綬則中使自服上皆重之如道甫以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礦稅之役自罷蓋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爲之罷田獵況以滿朝君子不能悟一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靳數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

以動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爲漕撫小草者

治河奏疏序

自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謂順其所之導而入海議者率以後之治水者皆堙水之餘計而無息壤勞費何有紀極我國家之於黃河園陵則欲其遠運道則欲其合事之所不得不然者卽謂之行所無事蓋自禹而後言治河者舍修渠築隄無策矣而我國家尤甚其爲利害最鉅最切其爲隄與渠有定域南不得逼北不得去使河伯天吳聽吾之約束悠遠長懷而輸財賦於京輦豈不誠甚難哉曹公繼長垣李少保總理河事時河決蘇莊跳而北行而少保所開泇河以避徐邳之險者濁河侵之運道漸哽公乃請挑河並塞蘇莊之決其說主於徐治所用民少募惟其願牢直如私雇州邑長吏自率其民卽工已於事而竣蓋以一年之役而舒之以二年故民不勞而功可久先是泇河垂成而少保以憂去公至因而竟之大河允翕避皇陵朝帝京泇水傔之千艘並進輸財賦於太倉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無復可虞公乃告厥成功仍畫善後之策黃河十泇河六以規永賴上皆允行之爰鍥爲書以攷來者屬序於余余方灌園於鄙東岡之陂轆轤綆水而上束以溝塍以達於畦時有鼠坻蟻穴水爲漏溢必塞之障之而後可然溝塍難可久恃也矧於黃河其源杳茫其流溟涬蛟龍之所衝突馮夷之所馳騖豈楗石之所能制乎夫殷之去禹未久也天邑五遷皆以河水之故而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禹之所穿若此況宣房汴渠

之役耶。且非獨此也。地平天成。實繇懋德。天宗弗福。旱甚則黃流中斷。淫霖則閭殫爲河。天地失常。人力何施。故爲臣之難。莫有過於河臣者。勞心勞力極矣。持文墨者又從傍呵之。良亦苦矣。曹公自弱冠入官。無一事不殫心。無一念不憂民。其爲河渠運道計慮。焦心乾肺。無所不至。而其最可紀者。與莫大之役。而行者無怨。居者無哭。前此所未有也。可以觀智焉。可以觀仁焉。可以觀忠焉。上嘉公之績。不日召之入朝。其必以有夏懋德之說進。保平成於萬世哉。

史太常三疏序

余己丑爲選部員外。史際明爲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爲李泰寰給事所糾參。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公爲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抵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爲考功。際明亦入省垣。乃相覿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己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繇甯夏叛卒而及於六部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覆其疏駁之。以爲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歷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上裁。旨繇閣票。內託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

指授爲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橐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之三公遂擬旨以專權結黨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亦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功爲結黨則臣卽其黨不得獨留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戇憫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卽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行私言路之阻塞皆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體至太倉建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爲問答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儕劣不知際明何所謬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爲棄官以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衰殘無能爲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以余二疏見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義云爾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池宜興人癸未進士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爲侍御既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爲侍御遇國家大事繫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持斧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假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爲開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貂羽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之供以稍休民

力。殖物產。丁未洚水。則請蠲田租。請發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爲奸弊。小民沾實惠。而亂民不敢逞。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財盡力。拯民之饑溺。而三吳之民。乃始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攝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宦游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之。居長安。正人君子。無問位出己上下。皆折節折心敬愛之。稱達其德。顧其緩急。爲開府時。吳多林下賢者。公至卽徧存臨之。訪閭閻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蕙纕。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名實。非偶而已。公爲開府四年。而有總河之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牽往叩閽留之。而媒孽蜩起。至云願留者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指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不可使。吳俗故剽輕。其所不便。卽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爲變。醫治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醫賄之。異矣。於是公竟以言去。屬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營職首公。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爲侍御。默默容容。雄職而雌行之。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爲開府。坐享尊寵。忘民。有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沓行之。不有積日月至三事者乎。今天下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矣。故曰澄堂不洒塵。卑屋不蔽風。獨爲善難。今天下善類欲盡。民生極苦。有能眞實救民者。余之所欲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公之疏。以請於在位之仁人長者。

司銓奏草序

余林居三十年而再廁朝列。羣司之事。一一異於疇昔。蓋三十年爲一世久矣。固其宜也。卽如銓部之覆疏。惟考功最多。以條陳糾劾皆其所評騭也。文選主陞除耳。其所降調者。皆考功之成議也。是以覆疏甚少。今則亦甚多矣。易山風爲蠱。蠱者事也。惑亂也。太古無爲。時旣漸澆。物情惑亂而事起。故五史所書五帝之事。猶稱蠱事。而況於後世乎。而況兵與民擾之事乎。數年來敵橫於外。盜起於內。鬼哭山鳴。鳥驚魚駭。當事者每議增官。或調官。或已遷矣而留。或已黜矣而留。或分或合。卽如徵書已下。有司在塗矣。忽有命中止。而上疏以爭。諸如此類。端緒紛紜。几閣充溢。時太宰涇陽張公。耆碩訏謀。稽古稽天。選部路君。與公同心。參之伍之。歸於至當。疏入。上輒報可。君典選八閱月。而敷奏九十餘通。是時當人才摧抑之後。起蹇軸於窮皋。拔滯淫於末位。此皆在尋常銓敘之外。而覆疏又在其外。自朝至於夜分。心靡不思。口靡不議。目靡不覽。手靡不書。一日而抵數日之事。無寸晷之暇。豈非國家幹蠱之臣哉。君秩滿晉太常。乃取諸疏彙而鍥之屬余爲序。夫政繇俗革。三十年前之事。今之君子有不知者矣。昔乃昔時之今。今卽異時之昔。託於毫素。則百世可知。故此帙必不可無也。天下方治安時。在位者各修其職。恆有餘閒。故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夫庸者擾之。私者害之。而天下遂多事。賢者焦心苦神。猶不足以豸也。二百五十年全盛之天下。一旦有今日。不堪更多事矣。凡我有官君子。其敬之哉。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爲事。隨牒汝南。往往岨峿。於時多感慨不平之氣。既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爲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爲病。冥冥晦晦。載坐載臥。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都盡。神明來居。稍稍有悟。乃知數卽道也。人卽天也。執道而遺數。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也者。數也。古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詘於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貿禍掇患。或以鬱伊鬱結。夭其天年。於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實難。此蔑劉之所以不沒也。揚子雲自謂知易。而仕於亂朝。摯諂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則不如其不知也。知之者其惟遯乎。地變爲山。上侵於天。陰柔浸長。陽剛畏避。故名爲遯。初六以遯尾取厲。九四以好遯爲君子吉。好遯有可不可。非聖人也。然甯過而遯。猶爲不失其正耳。好進則爲小人矣。余所謂遯尾厲者也。不往何災。今而後庶其免矣。於是感慨之氣漸平。病亦尋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爲文。而眞寧趙仲一先生。使人以其所爲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爲序。余未見仲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於天下寡二。天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人言仲一亦齒及余。余曷能無一言。且余髦耄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於性命。而視天下若同室。視黃生皆赤子。其爲滕縣。至卽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除。皆先其至艱至大人之所縮朒不

敢任者而毅然當之如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啁啁譸譸焉而不爲沮也彊禦惡其害己或歗歗聲聲焉而不爲怵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與方來無窮之利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敉流移以億萬數在滕六年而錄其政事凡十又七册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爲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有一事之翫敝徇私則何可筆之於書令天下之賢士大夫見也余於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而已蓋眞能以天下爲己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爲極貪極惡甚於四凶當此時吳公仁度爲考功極力爲仲一振理而不能得遂與之俱去蓋爲邑不過小民之事卽有貴人害之小人多而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職在進賢退不肖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賢者少而庇不肖者多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之才品膽力何不耦俗從凡逶迤以行其志而乃皎皎明汚自令不容然則將毀廉隅趨權倖而可乎否則必無聊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乎不早遯耳孔子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之其他讒毀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易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未極必不能反諸正也孔子猶然而況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夫共奪其官而予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之聞於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高存之家譜序

余己丑以銓曹郎與於禮闈之役所取士十七人存之其一也十七人者大都皆剛直不阿故無得爲臺省者而馮君上知劉君文卿常君守信入銓部皆非久輒被整迄無至開府者然有識者皆以爲余得人也今且三十四年矣存者惟存之與侯君加采耳侯君以憲副貶官而存之自癸巳與余以違時前後歸亦三十年矣今年主上卽位拔舉舊人余二人同日起存之過余鄙上具道固不欲出第自解褐至今父母未沾一命故不可以恝因問余何時出余曰余年七十二長於君十二年矣君卽非爲兩大人亦不宜遂隱余年過懸車且先君子以爲令未肯就封先慈已受之余則可以隱矣存之於余信宿而別余爲詩六章送之已而出其所爲家譜曰歸德沈龍江先生已有序更求先生序之蓋沈公其鄉舉座主也別後余取而觀之其可知之祖曰孟永公世農其事無傳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是足以傳矣何必事五世至黃巖公以縣令扼寇虎衞細民縣至今祠祀之是益足以傳矣何必大官太學公少年屹立若楊秉之不惑破姦人之謀成察父之美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存之弱冠成進士甫爲行人卽抗言時事而貶爲典史三十年講學樂道若將終身可不謂賢哉世之稱茂族者必曰多大官大官固不宜多也多則必有如譜之所謂黃尚書者矣有一若人則家聲壞卽以其身之幸貴貴其祖父豈足道哉是不若其爲農也人生貴無過耳官大則其有過也亦大故曰無爲虎傅翼爲農者晨興而晦息飢食而渴飲過安從生如此者

卽可以爲人祖。爲人孫。以至父子兄弟。無不可者。故君子者。位極人臣。猶之爲農也。其飭躬盡力。求無點家世而已。且沈公近時之賢相也。不者則存之羞稱之。友誼之相關如此。而況於骨肉乎。余老矣。日戰戰焉。惟恐爲海內之君子所不齒。存之而屬序於余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在昔三代盛時。君人者身任父母之責。臣人者身任長上之責。以萬民爲子弟。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老則共老之。幼則共幼之。賢則共賢之。萬國猶一國也。一國猶一鄉也。一鄉猶一家也。蓋異姓無弗和睦而況於其族乎。自秦之於民。賦之而弗養。役之而弗教。聽其自生自死。自賢自不肖。而天下之民。始與上離。天下之民與上離。則民胥離。故夫古之所謂家。言族也。而今之所謂家。言父子兄弟也。至於出贅別居。則父子兄弟亦離矣。況於族乎。況於異姓殊鄉之人乎。紿愚毒怯。大亂用興。皆繇於此。世之明於聖賢之學者。將欲平治天下。井田不可復矣。導利除害。去俗學而教之人倫。使相親睦。豈能自致也哉。則亦修吾之身。施之於族。上下無怨。是亦一家之上理已。柏人張楙倩爲司空屬。以使事之便。省其家滎陽公。輒以滎陽公之意爲族譜。其汲汲也如此。夫譜者。聯同宗以教睦也。述先德以教孝也。何可後也。家非積德不興。非興子孫不驕。非驕不漸衰。故興者中人之所嘉。君子之所懼也。張氏之先積德久矣。至滎陽公纘而大之。復繼之以楙倩楙倩端亮奇偉。有當塗之略。張氏之興也。川至而日升矣。思其所繇興。以先德也則

孝。思其所繇與一人也則睦。世睦而世孝也則世與闔德貽善。引之無斁。是棫倩之責也。茲譜之所爲作也。

張日肩漫著序

余抱病鄙上。日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日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日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日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日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日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日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談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蜿蜒、若有游仙。其織者若縷絲、若片玉。駢羅雜列。彩彰璘璀。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夕結爲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屑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冰雹塞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於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鈍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逌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逌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鄂哉。繇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卻翹

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日肩以之祕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日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日肩哉。

終慕錄序

余平生喜談節義事。以爲節義生於廉恥。廉恥生於是非。是非生於知覺。天下將亂。則人鮮節義。然天地之正氣不絕。必有一二矯矯者出焉。笄禕之流。時能仗清死潔。故邦家有興亡。而宇宙無成毀。余友長垣崔太僕之女爲部侍御子婦。年二十一而殉其夫以死。事聞於朝。旌表其門。余爲之立傳。侍御以書來曰。兒婦得足下立傳。卽不死。先太孺人之節。具終慕錄。敢煩足下序之。余蓋稔聞太孺人事。正欲一言附姓名太孺人姓邵。年三十而寡。侍御纔二歲。太孺人以存孤之任不敢死。而撫之於伶仃困苦之際。教之於愁憂涕淚之中。以至成立。鮭冠繡衣而拜亡人之邱壠。幽閨之節。徹於天聽。表宅里而樹風聲。無何。值覃恩。復封太孺人。侍御爲太孺人之子。推燥就溼。與人等。而太孺人之勞萬倍。芳馨之所染被。痛楚之所淬礪。是以侍御性命名節。而士苴軒冕。進爲直臣。退爲孝子。太孺人之教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人子之情皆然。而侍御之欲報太孺人萬倍。侍御生子遲。太孺人不及見。長子又蚤夭。乃有死節之婦踵太孺人之芳躅。復爲朝家所旌表。後先相輝。侍御所見吉凶悲喜之變極矣。當喜時則悲母氏之苦而不及見。然

猶幸而有此。其悲時則不勝其號咷隕涕也。海內修詞之士。爲詩文賀弔太孺人者。侍御輯之。稱節孝實紀。及有子婦死節之事。乃繕寫增益而重鋟之。易其名曰終慕錄。余爲之序。李于田司馬之大母張。亦守節保孤。旌表於朝者也。余嘗爲之立傳。於戲盛哉。何長垣之有人也。其伯玉仲繇之遺風乎。紱冕所興。豈足道哉。

劉母榮哀錄序

壬辰之歲。余游長安。與劉給諫時濟。邂逅聚語。遂成肝鬲之交。欲共任天下事。無何而時濟以外艱去。明年。余削籍歸。時濟再入。則極論新建之姦貶官。然上以此知新建。竟逐之云。遇赦不宥。天下快之。吾兩人者時有聞問。但知其母爲前喪耳。茲乃以榮哀錄來徵序。蓋給諫之母王孺人。以行汲墜於井而歿。時給諫年十二。既仕爲名人。而孺人之賢。聞於士大夫。士大夫之能詩者。咸爲詩詠其事。大率傷母之不幸。而幸其有給諫。故稱榮哀云。余以爲古今之不幸者多矣。然有俗人之所謂不幸。有君子之所謂不幸。俗人者。見夫饑寒流離。不得其所。卽以爲不幸。至於不獲考終者。則不幸之極矣。君子不然。富貴顯爍。盡其天年。而身爲不肖子孫繼之。斯則不幸之極也。王孺人以春華時汲。而歿於井。信不幸矣。然其汲也。以奉姑章夫子。此婦道也。偶墜於井。未可不謂之正命。而又有子如給諫。擊無禮而傷翅翼。除朝家之蠹孽。詠善類之豺虎。丕烈在社稷。直聲動四海。孺人之歿數十年。而天子下璽書褒之。行人過其井而悲之。士大夫

爲詩以詠之。昔者歷陽一夜而爲湖水。死者何限。疇能舉其姓名。而申徒狄之投河。徐衍之入海。屈原之沈江。至今賢之。彼皆憤世疾俗而死者也。孺人以勤婦道而死。夫何不幸之有。無論古人。試舉近日之人。曰某也公。某也卿。某也相。貴矣。然其人蕞孽也。豺虎也。爲其母者。食如天人。衣如雲霞。壽又高。君子不以爲幸也。假令其母墜於井而死。豈有惜之者哉。凡人之有所痛恨於中者。則世味之嗜必淡。而義理之好必深。給諫竭忠直而輕富貴。未必非孺人成之也。給諫之名立矣。孺人之德彰矣。非獨榮之爲榮。哀亦榮也。則以世有墜井而人弗惜者也。余以此序榮哀錄。以慰給諫之心。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吁嗟可憂哉。天下其亂矣乎。何舉世皆妖怪也。經義發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釋氏之道也。吾儒之道。卽天地間之實理也。所謂誠也。存之爲實心。出之爲實事。君子自強不息。凡以求誠而已。一念不眞。非誠也。一行不修。非誠也。一事不當。非誠也。其學之有方。其進之有漸。其究也。至於成己成物。參贊天地。莫不昭然可睹。釋氏以身爲幻形。天地萬物莫非幻者。此所謂出世之法也。道旣懸殊。其文又絕不相類。今爲經義者。皆取而談吾儒之道。夫天地萬物皆幻。則爲聖賢幻。爲禽獸幻。亦何必讀書修德。且旣審知其爲幻。則削髮披緇。入深山。逃人羣。誰能禁之。而又徒跣就試。以求功名富貴。何也。功名富貴。獨非幻耶。儒衣儒冠。聖賢之徒。而言釋氏。曰聖賢之道則然。譬諸舍父兄之言不聽。而信他人之言。又

舉之以告人曰此吾父兄之言也之人也可謂孝弟乎不孝弟乎可謂人乎抑妖怪乎向者人人言孔孟所爲尙不可知今人人妖言類病狂喪心者天下安得不亂哉諸生不以余爲迂拙就予會文予不敢以若人之多得志姑用之進取無傷夫天下安有化爲妖怪而謂之無傷者是故名其會曰正心蓋竊取孟子距楊墨之意予聞一爲之以示諸生得若干篇予非能言者然皆所聞於吾父兄之言也